

問道

田园耕读

《问道》——发现藏着的中国文化

第十七辑

张剑峰 主编

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，泥土生长粮食，也生长着东方智慧。寻觅最初的田园，寻觅隐匿在泥土中的中华之根。

携琴剑书箱，着白纶青衫，勤耕林下清风，苦读蕉窗月，闲看清涧苍苔，静观岭上松雪，仰观俯察，知动静之宜，知行合一，明道之体用，由此方可视沉惟明，听德惟聪。

于方寸间自耕心田，不期然而入桃源秘境，悠然而见南山。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问道》致力于发现「藏着」的中国文化

问道·田园耕读

主编 张剑峰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: SK15N093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道·田园耕读/张剑峰主编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5. 11

ISBN 978-7-5613-7491-7

I. ①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华文化—研究 IV. ①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7964号

问道·田园耕读

WENDAO TIANYUAN GENGDU

张剑峰 主编

策划编辑/ 郭永新

责任编辑/ 王西莹 陈柳冬雪

责任校对/ 陈柳冬雪

封面设计/ 古润文化

出版发行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 710062)

网 址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/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/ 72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/ 14.75

插 页/ 1

字 数/ 115千

版 次/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/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978-7-5613-7491-7

定 价/ 55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顾 问 任法融 李光富 张凤林 黄信阳 杨世华 吉宏忠
李宗绪 李少华 胡诚林 贾慧法 刘世天 邹通玄
学术委员 樊光春 何建明 楼宇烈 郭永新 吴言生 李利安

主 编 张剑峰
副主编 胡莎丽 刘 丹
编 辑 吕 浩 杨子莹 刘 燕

支持单位 江苏苏美达国际时尚服饰有限公司
兰州盛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西安市长安区道教协会

問道

201511

田园耕读序

邵天清绝都无禅

东易居士



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泥土中生长出来，泥土生长粮食，也生长着东方智慧。寻觅将逝的田园，寻觅与节气相应的朴素的传统文明，寻觅隐匿在泥土中的中华之根。

乡村孕育了城邦，上古华夏祖先躬耕在陇亩之间，城市只是发布政令和交易的地方。如果熟谙了变化之道，田园则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宏大背景。桃花源是被中国人触摸得发亮的词语。上至帝王下至庶民，没有人不渴望能够拥有一块生机盎然的田园。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，中国人只有拥有了田园，才会拥有对于和谐和宁静的追求。田园耕读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母体，是抚慰心灵的终极故乡。

通过“耕读”阅读中国人的精神符号，从中可以发现中华道统的衍生和衰落。上古的人，行而论道，既通过师承制传承、明了道之体，又通过回归自然走进田园，躬耕陇亩体认了道之用，使中华文明持续发出光华。战国时期，中国的古人因为对道统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百家争鸣。唐代之后，中国人坐而论道知行分离之后才呼吁知行合一，士人们要么远离了田园，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要么只知其理而不通达其用。道、法、术、器不能贯通，所以田园和土地逐渐贫瘠，最终成了城市的附庸。生机勃勃的中国文化因为体用关系的脱落而出现疾病，田园的失落实际是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遗忘，寻觅最初的田园，以此归真达道。

中国文化是华夏先祖远取诸物、近取诸身、象形取意形成的东方智慧。古人俯仰之间体察自然变化，通过躬耕陇亩体察自然之动静，生命之变化，进而发散以至观照生命的各个层面。

内圣外王之道，进退之间，中国人正是通过一片田园来承载和展



《大江独钓图》 李乐然 作

开，体验并书写，进而传承。

数千年来，古人们就是通过躬耕陇亩进而耕作心田的。由此向内心望去，丘壑俨然，正是如陶令之桃花源。寻觅最初的田园，沿着那条摇曳着童谣的陌上小径就能回到故乡。

光耀兮正兮，晨照于林；德显兮彰兮，在天地之行。

当清晨的阳光穿透纸窗，鸟儿在林间鸣唱。

窗外的菜地沐浴着阳光。

案上的书卷翻阅着松风。

汗水顺着额头滑下、滴落，它们会成为滋养土地的养分，会让锄头的木柄更加光滑、发亮。放下锄头，看着作物渐渐发芽、长大、成熟，沾满泥土和汗水的手中握着果实，生命会因此而充实。

窗外的雨，打在青石上或打在草叶上，是一卷卷“云集”之书。书中有雨，雨中有书，读这一卷书，同时也在读这一场雨。每一个文字就像是每一颗雨滴，敲打着石上苔绿，敲打着闲适心灵。那些美丽的诗文词卷，就像是采集晨曦的露水，汇聚天上的彩云，将它们绘于纸上，融进书卷。

夫观一叶落，而知天下秋；见一雪消，乃知万物春。夫若修身立命，一锄之耕，当知事在躬行。一卷之读，当知物在善察。

晴可耕，雨可读。又可陪伴琴棋书画、诗酒茶，泉石松云、东篱黄花。

回归田园，是回归心灵与精神的美好家园。

从那茅屋后面升起来的缭绕青烟，已缓缓飘散了五千多年……

华夏民族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开始，便已耕读于天地之间。从神农



《鹿鸣春在图》 李乐然 作

氏教人们播种、收获，开创了农耕时代，五帝之一的尧帝时期是华夏民族农耕文化繁茂发展阶段。相传尧帝德高望重，严肃恭谨，光照四方，团结族人，使邦族之间聚合如一家，和睦相处，深受人民的爱戴。他生活简朴，吃粗米饭，喝野菜汤。

《史记》记载尧帝“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”他命部下的羲氏、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出历法——四时成岁，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，测定出了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，使天下生民农耕生产有所依循，叫作“敬授民时”。帝尧之世，天下大和，百姓安居。有八九十老人，击壤而歌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此乃无为之治也。

相传尧帝来到历山，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。他听说舜在田间耕地，便到了田间，看见一个身材魁伟、体阔神敏的青年聚精会神地耕地，犁前驾着一头黑牛、一头黄牛。奇怪的是，这个青年从不用鞭打牛，而是在犁辕上挂一个簸箕，隔一会儿，敲一下簸箕，吆喝一声。尧帝等着舜犁到地头，便问：“耕夫都用鞭打牛，你为何只敲簸箕不打牛？”舜见有老人问，拱手作揖答道：“牛为人耕田出力流汗很辛苦，再用鞭打，于心何忍！我打簸箕，黑牛以为我打黄牛，黄牛以为我打黑牛，就都卖力拉犁了。”尧帝一听，觉得这个青年有智慧，又有善心，对牛尚如此，对百姓会更有爱心，便与舜在田间谈论了一些治理天下的道理。舜明事理，晓大义，非一般凡人之见。尧又走访了方圆百里，人们都夸舜是一个贤良之才。于是，尧便决定让舜先在朝中做虞官，三年后，舜在文庙拜了先祖，尧便让舜代其行天子之政。

一个人的德行智慧完全可以从日常的耕作及言行举止中体现出来。正如《周礼·地官》一书所言：“德行，内外之称，在心为德，施之为行。”中华民族的这两位伟大的圣王第一次相遇便是在田野耕作间，一切都是那么朴实、自然。治国之道，在田野间的风中幽幽回



《南山听瀑图》 李乐然 作

荡。尧帝看重舜的明事理、晓大义，智慧而有善心。以至于后来有了华夏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而重要的禅让。

耕读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，它需要顺应天命，需要守望田园，需要辛勤劳作，需要修身立命，洞彻天地智慧。

距尧舜时代一千八百多年以后，圣人老子隐居于宋国沛地。他自耕而食，自织而衣，清澹退静，洞晓天地智慧。他的名声远播在外，慕名求道者接踵而来。在这里，他传授了南荣趺养生之经、孔夫子大道之妙。老子向孔夫子阐述了大道之元奥，孔夫子闻之，觉己为鹞，飞于枝头；觉己为鱼，游于江湖；觉己为蜂，采蜜花丛；觉己为人，求道于老子。不禁心旷神怡，说：“吾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今五十一方知造化为何物矣！造我为鹞则顺鹞性而化，造我为鱼则顺鱼性而化，造我为蜂则顺蜂性而化，造我为人则顺人性而化。鹞、鱼、蜂、人不同，然而顺自然本性变化却相同。顺本性而变化，即顺道而行也。立身于不同之中，游神于大同之境，则合于大道也。我日日求道，不知道即在吾身！”言罢，起身拜别。

耕读于尧舜是德，于老子是道。先贤圣哲们耕种在这片大地上，他们读的是刻在石头上、写在树叶上的文字，读的是天地自然日月星辰之书。伏羲推演出河图、大禹治水现洛书；文王演《周易》，老子著《道德经》，孔子编《诗经》……

这些皆是古人从天地自然之间领悟出的智慧和实践成果。黄卷幽深，汗青浩瀚。后世之书虽然庞杂繁复如星辰一般，但无不出其源流。

耕读，修身、立命、养德。耕，外可耕种田地，事稼穡以自给自足；内可耕自身之心田，打磨心性，知行合一，所谓耕种心田是也。读，有形则可读黄绢圣贤之书，无形则可读天地自然、万物之书。云石烟霞、星辰日月、山河草木……无不可为书。子曰：“书不尽言，

言不尽意。”其意原在天地万物、造化自然之中，也需从自然造化之中去寻找与体悟。要读有形之书，更要读无形之书。

在此之后，耕读修身便已成为了历代文人志士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、志向高洁的象征。同时也是他们的必经之路。儒家曰：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”佛家曰：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”道家曰：“清静无为，返璞归真。”那些甘愿淡泊，意出尘外，志趣高远的人像山中涌出的清泉一样不曾断绝。他们如仙鹤一般清瘦的身影一直出现在那云烟环绕的田野、林泉间……

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布衣清庐躬耕于陇亩。他精通音律，平日好念《梁父吟》，常以琴瑟鼓之，又以管仲、乐毅自比。后来刘备三顾茅庐于此，他出山辅佐，终成为乱世当中的一代良相。

“少无世俗韵，性本爱山丘”的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官后归隐故里，过着躬耕自资，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的生活。从而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田园诗。

诗人王维卜居辋川，归隐山水田园之间。与孟浩然并称为“王孟”，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。

北宋哲学家、易学家邵雍年少有志，读书隐居于苏门山百泉之上。邵雍少时刻苦自学，博览群书。《宋史·邵雍传》：“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树功名。于书无所不读，始为学，即坚苦刻厉，寒不炉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数年。”邵雍一生不求功名，过着隐逸的生活。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十分敬仰他，常与之饮酒作诗，并买园宅供他居住，但他依然过着耕种自给的生活，名其居曰“安乐窝”，自号“安乐先生”。



《桐荫消夏图》 李乐然 作

北宋哲学家、理学支脉、“关学”创始人的张载曾讲学于关中横渠。他依靠着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，整日讲学读书，“俯而读，仰而思。有得则识之，或半夜坐起，取烛以书……”张载讲学的地方前身为崇寿院，他年少时曾在此读书，晚年隐居后，一直在此兴馆设教。他逝世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。

明代有王守仁“悟道龙场”，民初有蓝川先生布衣自足，讲学于芸阁书院……

纵观自古以来有着自身成就且影响后世深远者，无不是恬淡素朴，耕读田园修身有为之博学志士，他们都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。

其实，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大田园，万物之间无不可为耕，无不可为读。所谓耕者致力忘其犁，读者会意忘其卷，是乃耕读于天地自然之间矣。《老子》曰：“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一耕一读于天地之间，就是养德归根的性命之学。因为，道从来就在最平淡之处。

如此，余生只伴南山一窗月光，半壁山房，几亩薄地，种些许蔬豆瓜果，作四季食粮。闲时可于屋檐下品读一卷书、啜饮一杯茶；困时可于竹榻高卧一枕梦、惺忪一境花；愁来秋雨浅酌一壶酒、一阕词；兴登松石闲看一山远、一轴画。脚踩大地眼望星空，日出而作乃耕，日落而息伴读。静观游鱼徘徊，独看飞鸟往返，仰头云聚云散，俯首花落花开……我自悠然。

正如唐代吕岩所作的《牧童》诗中所言“归来饭饱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”的那种自在洒脱与闲适。